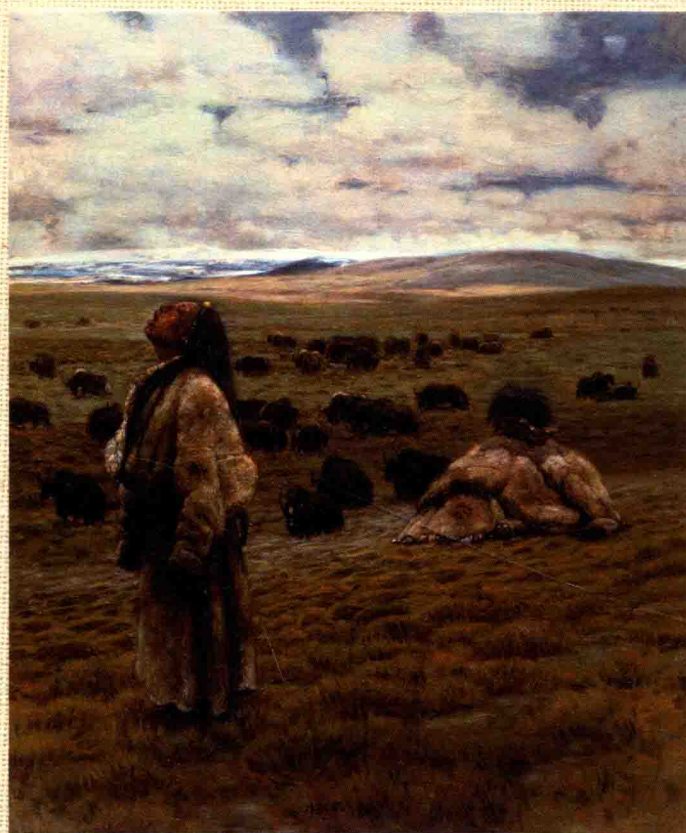


西藏组画记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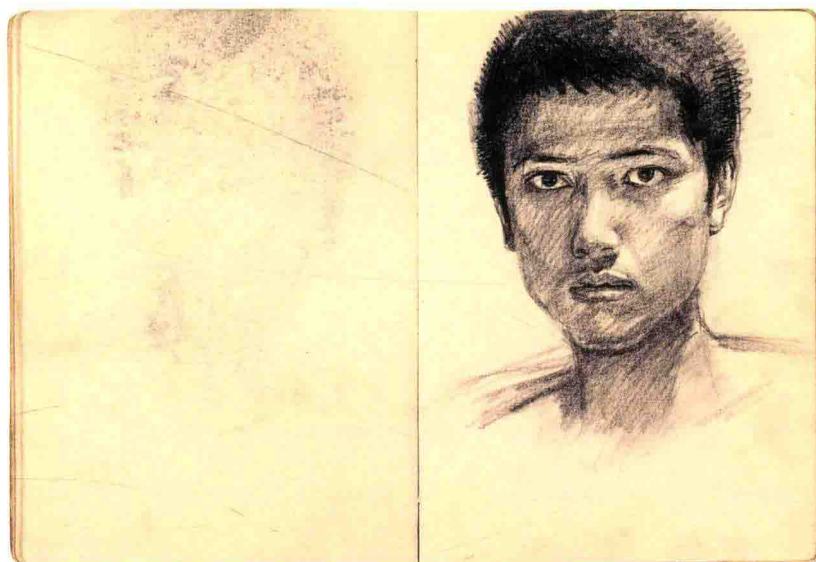
陈丹青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CITICPRESS

西藏组画记事

陈丹青



这幅素描自画像画于1978年，时在第一次进藏之后、第二次进藏之前。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 CITIC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西藏组画记事 / 陈丹青著. --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
2016.9
ISBN 978-7-5086-6418-7

I. ①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组画 - 作品集 - 中国 -
现代 IV. ①J2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01704号

西藏组画记事

陈丹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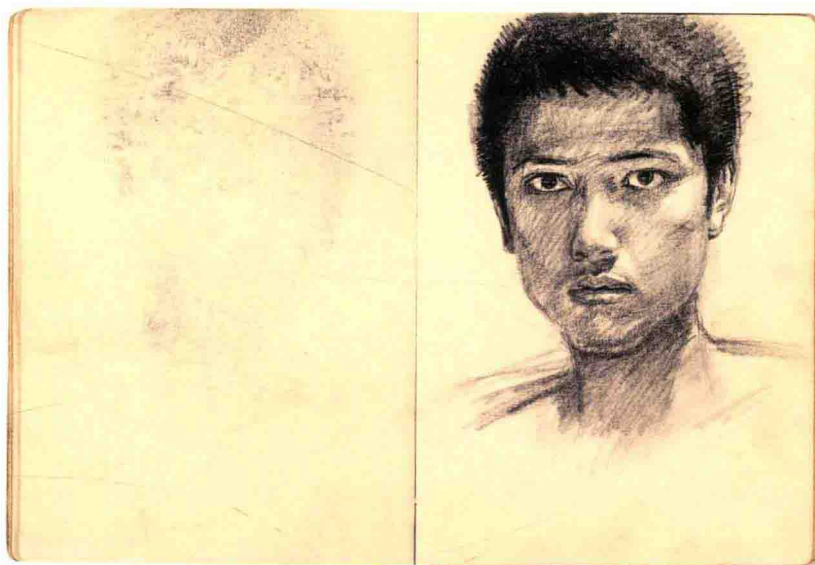
出品人：王 斌
监 制：中信美术馆
出版统筹：曾孜荣
策划编辑：徐芸芸
责任编辑：王 琳
营销编辑：周剑箫
装帧设计：赵 妍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（China CITIC Press）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（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）
（CITIC Publishing Group）
承 印 者：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260mm×350mm 印 张：7
版 次：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：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6418-7
定 价：12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西藏组画记事

陈丹青



这幅素描自画像画于1978年，时在第一次进藏之后、第二次进藏之前。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CHINACITICPRESS

我与西藏组画

陈丹青

西藏组画，久已成了我难以改口的标签，其实我二度进藏的画，并不止那几件。

1976 年秋我第一次去到高原，停留四个月，先后画了三幅大尺寸创作：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《华主席和西藏各族人民在一起》《西藏人民欢庆打倒“四人帮”》。只看标题，全是那年接连发生的国家大事：毛主席逝世、华国锋登台、“四人帮”就捕。其时我 23 岁，混在农村七年，得缘弄这些大创作，画得很开心。

那年年底，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送到北京参选全国美展，居然入选了。展完运回拉萨，搁置仓库，几年后卷回家中，扔在床下，直到 1994 年才想起来，回国时又跟破席子般卷去纽约，展开、绷平，悬在画室东墙。上世纪末，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中国现代艺术展，借去挂了一挂，返还时竟给装在考究的木箱里，新世纪又随我回国了。

另两幅大画，因西藏所属西南地区，当年被划在成都展览，事后要是没给毁了，如今应该在四川哪个角落靠墙搁着吧。庆祝“四人帮”倒台的那幅只画了几天，胡涂乱抹，出现华国锋的那幅倒是比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画得更放肆而松动。当然，三件作品的场景一律生掰硬造，说得好听点，就是凭空想象。

1980 年我再度去到西藏，画成毕业创作，即后来被称为“西藏组画”的几幅小画，成于三月到六月间。1981 年趴在美院宿舍板铺边又画了两幅，分别叫做《风吹草低》和《荒原呼啸》，翌年我就出国了。在纽约，西藏绘画可以谋饭，弄了好几年，然而远离高原，怎么也画不过拉萨那批画。80 年代末我收起所有素材，洗手罢休，再也不画西藏了。

两次西藏行，相隔四年。头一回时在“文革”终点，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与翌年那届全国美展，恐怕是 1949 年后苏联革命现实主义油画创作的最后一次集体展示。那年月，我像所有知青画家一样，竭力模仿国内名家堆叠厚颜料方笔触的苏式画法，瞧着宽袍大袖的西藏人，满脑子苏里柯夫或德加切夫。当我在布达拉宫西南侧劳动人民文化馆一间小屋里瞧着画布，走近退远，自以为是个“苏联”革命画家。第二回去西藏，正当改革开放前夜，不但世道大变，我也见识增长，画画时拼命默诵库尔贝、勒帕日、柯罗、米勒的朴素画面，自以为是个“法国”古典画家。毕业作展出后，我曾在文稿中竭力陈述自己为什么以及怎样画出这些画，多年后我才恍然：所谓西藏组画只是 1978 年“法国乡村画展”来华展出后的私人效应，而当我在画展中梦游般踟躅不去，中学时代躲在上海阁楼临摹欧洲画片的记忆，倏忽复活了。



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印刷品，1977年。那年月，我对自己的原作毫不在乎，却珍藏印刷品，当个宝贝，趁周围没人就拿出来看，心想：这是我画的吗？

《华主席和西藏各族人民在一起》，这是当初在拉萨为画作拍摄的黑白照片。1978年恢复高考，我就给中央美院寄去这两件图片，投考研究生。

偏爱、未知、半自觉，恐怕是绘画被带向突破的最佳状态。这本集子里摘录部分西藏日记，快有三十年不曾打开了：我读到自己只是天天观看、兴奋，一幅接一幅画。门外的大太阳照着成群结队的西藏人，我从他（她）们的脸和身影亲眼看见“苏联”或者“法国”的“画法”，心里有个声音轻轻地说：对啊！就这样画，就这样画……那时，欧洲绘画的美学是我与西藏的中介，就像西藏——谢天谢地——是我与欧洲绘画的活的中介一样。

这是模仿吗？我愿意是。我只会模仿，它助我达成摆脱与追求的愿望，这愿望在“文革”结束前后是那么真实而迫切：当苏里柯夫式的悲剧性画面指引我描绘哭泣的人群，“文革”主题挣脱了教条；当我目睹法国经典的真迹，亦步亦趋，我果然洗去了二手的苏联影响。

可是三十多年前我既不曾意识到这些，也根本不想它，只是自顾自地画。日后，纽约的漫长生涯将我的过去逐渐推远、隔断，新世纪回国再看这些小画：当年假想的所谓“欧洲”美学消失了，像是很久以前读过的翻译小说，忘了情节，忘了当初何以为之动容。旧作却是历历在目，以每一细节提醒我：这是我年青时代在拉萨画的画：既不是苏联，也不是法国，我终于明白过来：倘若没有画中一个个美丽的西藏男女赏我激情与能量，我不可能画出这批画。

近年我常被请求评价自己的旧作，问我喜欢哪一幅。有的，是那幅粗糙生猛的《泪水洒满丰收田》，因为无知而自信，因为历史的在场。至于西藏组画，我从破旧日记中惊讶地读到，在它们才画完的某一天我曾这样写道：“现在这些画在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，与我最先想象并自以为能够达到的效果，完全是两回事。”

但如今这一切在我都是两回事了。我仿佛打量别人的作品：它们画得那么专心致志，而且，非常善良。

2009年2月22日写在北京



泪水洒满丰收田——1976年9月9日
布上油画 150 cm×200 cm 1976年





这是我 1976 年的速写本，上图是本子的第一页，画着我落户苏北小村里的这位小姑娘，哪里想到秋天会去西藏。下图是同一册速写本的最后一页，画着拉萨街头老牧民。

1976年9月1日飞抵拉萨。9月9日，毛主席逝世。
悼念活动过后，9月底去草原写生，10月回拉萨画创作，日记中断了。

日记摘抄：

1976年9月9日：

……午饭时，藏剧团一个小伙子穿着簇新的皮鞋和尼龙练功服，两个女团员全都穿了新的本民族服装，问他们干什么，原来有演出任务，要到街头跳舞：500名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们，今天到了……下午三点三刻，屠主任忽然上楼，也不看我们，眼睛好像在寻东西那样，急匆匆说：“四点都到办公室来，中央有重要广播。”……四点整，房间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半导体沙沙响着，于是我们听到了熟识的、十多年来每件大事发生时都听熟的那个男中音。他的声音一出来，我们刚才猜测的事情就再也无法怀疑了……现在已经深夜两点半。我们做了一晚上的纸花，堆满一桌。1976年9月9日，500名大学生在这一天来到西藏。

9月10日：

我们扎好花圈架子，把昨天晚上做好的白纸花一朵一朵扎紧在木架上，用扁柏树枝叶衬托着白簇簇的纸花。白绸布买来了，由我写了挽联。

9月12日：

下午三时，我们、图片社、藏剧团、山南地区文工团，在藏剧团布置的大灵堂举行追悼会……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响的哭声，这哭声不像是几十个人发出来，像是几百个人在哭……一个上年纪的女声用藏语喊了句什么，随之掠过一阵更悲恸的哀号。一个老年的男声像说话一样地哭。我右边那个姑娘弯下腰去，后来完全蹲下来，双手捂着脸哭……哀乐重新响起时，全场的哭声迸发出一个多小时以来都没有达到的高度。

9月16日：

下午一点随藏剧团到宣传部集合。所有拉萨的文教单位都到了，五点列队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……不断有人晕倒，在每一组吊唁的人群周围簇拥着担架队和医生，随时奔到晕厥和跌倒的人跟前，迅速抬到附近草坪上的地毯或帐篷那里。藏剧团的女演员们互相搀扶着痛哭，从中午起哀乐一直没有停息。



9月17日：

我们的花圈被指出有问题，于是带上金纸和剪刀，赶去展览馆。原来是深蓝色的小花芯被人指责了。我们摘掉蓝花芯，换上了一朵金色的。

9月18日：

全自治区追悼会下午三点开始。广场上起码有十万人，侧面就是布达拉宫。热，满眼白光。不断有人晕倒，被迅速抬走。我带去的巧克力在上衣口袋里融化了，和钱粘在一起。

9月20日：

美国人施莱辛格到拉萨来了。是十八号到的，主任老屠兼记者，我们从他的照片里看到这批刚踏上西藏高原的美国人。今天又在街上看到了他们……一直盼着下生活，明天就能如愿了。是去大草原啊！我们喜滋滋整理画具。

9月23日：

……太阳出来了。雪停了。水洼到处闪亮，一匹马甩着尾巴在草地上嘶叫，小山谷绕着蒸汽，轮子把水溅出去，两三只白色蓝色的小鸟惊起来，不慌不忙掠着草原飞开，这里那里可以看到肥肥的灰白土拨鼠窜出来，迅速隐没了。一群绵羊闪开几乎同草地分不出来的路，一排低矮的像废墟一样的房子出现了，可以看到炊烟，红旗公社到了，最远的地平线上，一排雪峰清洁地闪着白光。



母与子
布上油画 55 cm × 79 cm 1980 年



意大利女孩
纸上油画 临摹旅居意大利俄罗斯画家哈尔拉莫夫作品 1968 年

这是我摆脱“文革”教条、苏式油画和单幅主题大创作模式的第一件作品（在日记中叫做“三个母亲”）。

另外，我找到十五岁那年在上海临摹的欧洲小油画《意大利女孩》，忽然发现这幅临摹和《母与子》的图式与温柔感，多么相似：犹如电脑储存功能，来自欧洲绘画的感应，尤其是少年人亲手描摹的刻骨铭心，已在十五岁时内化为我的经验。追求粗犷的苏式作风将近十年后，少年记忆不知不觉回来了，但又要经过将近三十年，我才觉察这经验的连接：看来西藏组画转向欧洲美学不是突然的、没理由的，法国乡村画展是一重要的中介，但假如少年时代不曾有过这般用心的临摹（同样的临摹另有三四幅，已散失），西藏组画的转型是不能想象的。

然而1980年当我一笔笔描绘《母与子》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层神秘而清晰的关系。

日记摘抄：

1980年3月3日：一口气勾出“三个少女”、“三个母亲”、“三个谈话的女人”素描草图。激动不已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自由，我终于学会像说话一样画画。

3月26日：午后开始用古典方法画“三个母亲”。

3月27日：画“三个母亲”，意思渐渐出来了。这应该算是我过去十年来第一张真正的创作吧！

3月31日：画出“三个母亲”中左侧的赤膊女人。

4月2日：继续画“三个母亲”，我觉得灵感和技巧一天比一天照顾我。

4月4日：插队落户十周年……午后画那摊铜壶、铁锅和地面，费很大劲，不满意。

4月6日：“三个母亲”将近完成，我得意地唱歌，照这样我至少可以带三张精致的画回去了。我好像从来没画过这么好看的，真正像一件作品的画。

4月7日：重画了地面和铜壶。午睡。三时后继续画到七时，修改了毛毯和三个头部。来藏后第一张创作，慢慢地润色修改，是慎重而幸福的事。

4月9日：午后画“三个母亲”，最后润色了一些细部，然后钉上墙，打算搁一搁，转入“进城的三个少女”了。

